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兩谿文集卷二十四 二至

詳校官編修臣程　棍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潘曾起

謄録監生臣任　鑑

兩谿文集卷二十二

明　劉球　撰

行狀

遯遊楊先生行狀

先生歿世有年其常教導毋族子劉球幸第進士始克圖永先生之不可歿者於其所交顯人聞士遂悉所見聞徵諸長老謹狀其行曰先生諱眉字嗣慶姓楊氏其

上世由關西來家吉安以忠襄文節二公顯為令族有墒於球從曾祖大史容窓公曰鑑字瑩之攻經滌行為元四門館生辟太子伴讀順皇帝朝即先生乃考也惟先生生長大史公家目儀則耳誨言既稔且飫又自知力學問不問五經四書百家言悉能口誦心憶樹植其中有根柢故施之文有序跋說百二十記五十一傳贊二十二祭文哀詞行狀墓誌二十五書表啓四十二居室器用之銘事物雜著九十總三百六十篇無一詞剽

掇前人陳説深弘而重密類其為德詩有鳳臺前後集四卷澹溪近藁二卷皆出入漢魏六朝唐宋諸名家體隨事寄諷詠氣渾厚而詞雍雅類乎其情尤善真行草書能融會歴世之法成一家體每札數百千字出奇萬狀皆端謹遒媚適清重之宜類其儀貌時同邑謝先生士復名能詩黎陽端木先生孝思工為書人謂先生之能不在其下獨於文駸駸追乎古洪武中以故人甥孫見翰林宋學士濂荅禄修譔與權中書陶參政中立禮

部朱尚書夢炎於京師出其作讀之大見稱與交贊其有退之子美遺聲由是中外人皆重其名士多慕其為學勳臣貴戚爭致其迹於門遂為賔師都督何公家明年吉安侯陸公嗣子贄以高皇帝駙馬親執弟子禮復主陸公一日朝羣駙馬上異贄舉止應對不凡問其所師先生以是得召見賜食陸公後見先生弗賔先生語人曰昔漢武不冠不見汲黯楚王不設醴不能處穆生而侯褻冠服見我心易我也我不可以久此即去之家

無何宣德侯金公禮聘至處其塾又一年而去當其時
朝廷進人惟急四方誦詩讀書之士朝羹藜而夕薦咢
者盡是以先生之行能卓絶使一屑就則華名可采宦
官不難致乃終引去故有司連以孝廉楷書舉於鄉廷
臣閩南楊子春上隆知州同里劉子恭交以文學薦之
朝皆不赴江西廉使房公安參政張公某交走書幣辟
為南昌郡學弟子師去來半歲卒不受官命歸其後朝
廷嘗以纂修起先生議以祠林美職居之竟上書禮部

乞自遂時為禮部者知先生為言之朝以得歸終身不入一毫富貴其心先生為人方嚴簡重有雅度而無詭言諂態於古聖賢言行能心慕而身行之居龍雲溪上為田取足其家需不謀他生理而家庭内外歲時為樂衎衎為草堂户牖虚敞卉花竹樹環匝日陶情其中灑然襟抱超出人世外每誦論語鄉黨篇曰吾教自有養生術安用偃仰吐納為哉故常節飲食時動息戒忿慾以是神寧守固雖隆寒盛暑無事爐扇比老髮鬚漆黑

視聽完氣無餒慊少事二親以誠孝稱鄉里遭喪能執禮不建釋老事念其兄宅滁不可歸閒往省之不怠導學者先操履而後誦習與人交彌久而彌篤念死友悼遠姻必為詞以寄其哀有南州集録故交之作并其人始末欲傳之梓士論韙之先生素有高行未嘗少下志於時之權力人與不知已者坐終日不一言及遇知已則為道古今竟夕無倦故甚見重於人士有誇雄一時自以人莫已軌及侍先生側輒氣失汗下凛凛惟恐越

其度文武臣官是邑者每燕見必專坐先生其上自三司使而下按是邑者多問先生起居或求其見時諸親藩重禮文儒蜀為最聞先生賢欲以四川試官致其一見不可賜之養老書及土宜物先生早嗜游歷凡名山川無不到到亦稀與人接故號遯遊後以其不利於仕也作鈍夫傳又自號鈍夫永樂十八年庚子以疾終於家得年七十三娶鄧氏偕老有婦德一子惟昪先先生歿一女館里士賀彥寬於室遂寡內外孫男四人嗚呼

學如先生可以通古而探道也文如先生可以垂世而範後也去就如先生可以為尚志之勸也出處如先生可以為競名之戒也況孝敬以本之忠信以實之内養以充之外望以副之雖陶潛復生亦必尚其節徐穉不死猶將同其風用敢僣書以為謳德行而議易名法者張本云

故奉直大夫兵部職方員外郎周先生行狀

先生周姓諱鳴字岐鳳以字行家吉水之泥田世以儒

官顯至宋李有諱應龍號礌州者為時儒宗其子京孫直寶謨閣上言詆賈似道奸邪知事不濟棄官去直閣之子厚號亦山以經術教訓鄉里先生曽祖也祖聞孫以元至正辛巳鄉貢進士薦入史館修宋遼金史上書請以宋為正統時不能用即輟史事去為鰲溪真文書院山長考諱覲號彬彬贈奉直大夫兵部職方員外郎妣李氏贈宜人先生性敏悟襟懷豁達言論侃侃如也才識尤髙邁過人其先世貲產素饒遭元亂喪之而故

額尚存皇朝龍興有司按故額頒役彬彬甫子立不能堪而産益削先生年十四五即勤於幹父蠱早夜無少休不數年家復其初人皆賀彬彬甫之有子洪武甲戌以經明行修薦為桐城儒學訓導桐城學校廢弛生徒多不知學先生嚴立教條講道勸課有方諸生喜得師亦勤於學自是決科躋仕者相繼皆曰非周先生之教不及此也丁外艱服除擢即墨主簿以明敏詳密為藩司所重遣同御史僉事往登州讞强盜獄盜七十人而

稱屈者四十五人御史執不與辨先生察其人皆以宿怨為盜所誣指從容以其故為御史僉事言且歷舉前代賢臣以辨究獄得名者譬曉之御史感悟四十五人遂得不死會兵興賦即墨軍需鐵七十餘萬先生具奏地濵海隅鐵非所產而府庫積鐵尚多請出以資軍用庶蘇民力所司又令即墨民輸豆軍前准其歲入來數已而復徵其米而令以鈔償豆直先生復奏民無信不立今民既輸豆又徵其米是無信於民也請從初令以

信於民且連奏便民十餘事朝廷皆納其言詔報曰可
坐累下繫會赦免民留之不得相率送至於淮皆涕泣
而別永樂甲申徵授國子監學正明年大宗皇帝幸大
學賜學官筵宴襲衣先生與焉未幾上以漢王失德由
輔導不得人詔選端直之士為之輔遂擢先生漢府紀
善先生亦慨然以輔成王德為已任時王府有從征軍
三千人不隷籍兵部又據有諸衛草場縱下人於外擾
民物所為不法類此者先生輙具諫王雖面從而心忌

之且王素蓄不臣之心雖開寶賢堂名為延問羣臣之所實欲招致匪人以經營奪嫡計先生心知之作寶賢堂箴累千言寓規諷之意其中兾格其非心王益忌之會駕北巡王擁重兵出入威震中外先生言王宜抑兵威退守藩臣之禮無啓疑心遂激王怒明日令守衛官無故詬先生先生不堪其辱以白王王令質於儀衛司已而獨送先生於朝下錦衣衛獄欲置以重辟時仁宗皇帝以皇太子監國詢知先生以數諫王得罪非有他

故降為長州儒學教諭到官與諸生講學不倦每大比
諸藩交聘為考官歲辛卯之福建甲午之浙江丁酉之
福建所取士多得人秩滿陞國子博士至南京召見於
文華殿慰諭甚至且曰他日當大用卿其遇知仁廟如
此丁繼母憂服除用薦陞兵部職方員外郎時方清理
軍籍職方事冗人謂先生儒者必不勝其煩及事至剖
決無滯人始服其能三載考最賜誥命授奉直大夫追
贈其考妣歸燎黄於阡尋復官宣德乙卯乞致仕後四

年以疾終正寢先生素孝友十歲居母喪哀毁如成人筮仕桐城即迎其父就養父卒奉柩歸至小孤遭風舟將覆扶柩號哭誓與俱沉風隨以定撫育二幼弟冠婚必盡禮合三從凡弟子姪為一爨閨門近千指服食資用皆有定規家法嚴整内外無私蓄著家範十數條令子孫世守之族子弟性敏者悉令學經奬進之亦甚至故其族以經術取仕祿者多於他族其族人有沒官途不能歸喪者必經紀而歸之尤急於濟人阸清江艾時

春之官寧海道被寇傷病瘡痍不能起貲裝殆盡先生遭之為留旬餘求藥理之愈解裝齎之而行爻終身德之先生幼從季父子霖族凡仲容受書旁及他經傳學有源委發為文浩瀚而沉實下筆累百言立就然皆根極底裏無浮薄之疵自號退齋其文有退齋稿六十卷藏于家別著尚書通義春秋纂要授學者先生生元至正甲辰十月六日終大明正統戊午四月五日享年七十五娶彭氏贈宜人繼王氏封宜人俱有婦德子男三

人長勉次叙字功叙以永樂戊戌進士官翰林累陞至
侍讀次廣女二人前兵科給事中金昭伯廬州儒學訓
導彭塤其壻也孫男七人蒙渙復巽同伯咸恒女三人
曾孫男二人女二人初先生疾作功叙在官得其兄書
即陳乞歸省朝廷以宣宗皇帝實録垂成功叙職在纂
修理不宜去及實録進呈功叙思歸志益切而先生訃
且至功叙將歸卜是年月日即其里錦峯山王宜人之
兆合葬焉謂宜有狀謁諸大人君子以圖其不朽而哀

戚不忍文乃以屬球球因具述先生歷官行事之實庶幾立言君子有所採摭謹狀

故封翰林編修文林郎孫先生行狀

先生諱貞字宗正號竹軒姓孫氏其先江左人唐興元中有處士諱瑫者來豐城卒葬其邑同造里數山子孫家焉其後有諱行琰者仕南唐為倉監貽書節度使馬希蕚以息兵獘民賴之蘇子孫居數山者盛至百餘家代有聞人六世孫犮宋元祐進士仕至永豐縣令永豐

九世至先生曾祖實則雖隱不仕而德益高祖祐卿鞠於母姨之夫李仁傑居縣北化鵬坊至父仲明皆因李姓逮先生始復之先生幼岐嶷長益頴異有司選充縣學生教諭泰和劉子彦深器重之授以毛氏詩又從鄉先輩朱學士倫萬黄進士德潤游益有造詣洪武辛未貢京師為國子生中癸酉科鄉試明年以副榜舉人教授紹興太祖高皇帝進諸教授陛前諭以掌教之道且命吏部録其名以俟擢用先生是時年富氣壯鋭然有

志副上旨到官務振教規事惟公正是由有施御史者按郡甚嚴私於給傳徐氏子以充增廣生尋令升於廩膳之列先生曰此子非由鄉里推選得廁名增廣已出非分何得食廩且諸生中有學問勝之者猶未食廩不可全廢公論御史氣為沮郡官皆從旁私語先生曰姑許之退可改行不宜面執先生曰君子與人以信焉有今日許之而明日可改乎御史知不可屈遂罷作育諸生成績焯著一日遇相者言其將有憂至即動心求歸

省行次南昌果聞父喪哀毁踰禮服闋調漢陽漢陽諸生與鄉舉者素鮮先生教之尤力後三年當大比赴試者十二人不偶者惟一人通判張某介然有守嘗坐事繫都察院獄以無錢賄獄吏為所抑寘諸惡所及事白復官人謂其必易所守張卒持廉自若會詔下教授得薦賢先生即以張應詔陞按察僉事貧無以之官復資之行秩滿陞國子助教又滿轉博士陞從七品禄時國監官傑然著賢稱不過四五人先生實其中尤賢者甚

見禮於祭酒頤庵胡公司業古崖吳公並遣子受業其門辨事監生以故不在官所司移文來問狀六館紛然莫所知屬有經旬不得報者先生遂作類姓簿備錄諸生姓名籍貫班次以姓為別欲求其人於姓下稽之即得人以為便遂為定法明年解署拜勅命授修職佐郎宣德初乞歸省時母太孺人年已八十先生亦六十餘始有退休之志明年還官又明年秩滿上行在請老益堅遂以子曰恭官翰林封翰林編修文林郎致仕自是

謝絶人事朝夕侍親側非有國慶及鄉飲禮足不至縣門湖廣諸藩聘典鄉試文衡皆不赴丁太孺人憂築館居敷山之下鄉弟子來學者稍受之而卻其貧者俸後三年祔門迎養又二年重慶迎養皆樂赴之自重慶歸時年已七十一愈無意世事課諸孫之餘惟日與二三故老飲酒談笑而已恒言人生壽至八九十固福也然或苦疾病何福之云吾年至此儘足矣得一夕如聽夢中恬然而逝良快良快果以不病而卒卒前三日縣檢

平昔所許人詩文悉成而還之明日杖策觀漲江澼歸過故人話倩如平素是夕遂不起時正統五年五月二日也先生存心端謹自奉儉約作事必慮始終故歷官三十餘年夷坦如一所至必迎其親就養最善教子官太學時闢其燕居之所閉諸子其上親授以經初欲五子各專一經尋以長子有桑梓之托取外甥鄖在恭以足之其後諸子皆有成鄖亦第進士為御史訓率諸子有官者尤嚴曰良為御史同居成賢街每夕歸必問以

今日治何獄其間有所伸雪否曰良必悉以對擬罪有不當輙切責之欲其改擬人謂他人為御史惟一上官獨曰良有兩上官其一指先生也曰恭在翰林分月俸以致養卒不入升斗為已費寄奉所得上賜銀帛亦不發封而還之且報以書曰我口體肥煖恒足近得所寄物可自留以養廉自今勿更致也諸子官外京者未嘗從之需一物益懼有以啓其貪以故其子守官逾謹遇族黨親故素厚未嘗以險夷貧富致異與人交雖勢隆

不附窮急不棄為國子生時與同郡盧淵同舍湘陰夏原吉同寫武臣誥教紹興時與李太守慶相善後淵至侍郎原吉慶尚書先生未嘗一造其門為助教時與黄博士彦清連居因熟其從子金蘭後彦清以姦黨没家金蘭為貴池典史坐累至京失所歸先生館之三年有不足輒周之同鄉楊伯震為長蘆運副得罪自獄出病毁不成形舁至先生門欲托寓旁舍懼其病有染相唆家人固卻之露卧街衕下先生歸聞之曰人各有命病

何足患亟命移入病卒以愈其義於交故間也多類此先生本有經世理民之才終身局於儒官不得施間吐一二以開其子其子推而行之無不效故識者謂其子之有政聲為民望者多得於先生云嗜學尤篤自幼至老體無不安日即留意詩書五經俱明而邃於詩春秋尤好聚書坊市無賣者輙手自抄録積至浩穰則建樓貯之以便覽誦故學益充碩發為詩文平易近事情不務奇刻有竹軒集若干卷藏於家先生生洪武丙午九

月十六日歷春秋七十有五娶揭氏文安公族孫女封孺人子長曰温次曰良由重慶知府陞廣西布政使次曰恭由翰林編修積官至侍讀次曰儉舉豐城縣訓導至京卒次曰讓由祁門教諭陞應天府教授女長適縣學生范廸次適熊仕恭孫男十五繩縣學生縝約維綏綽綱紀純紳給緣經緒績女十曾孫男二女五先生未卒前數月寄書曰恭言其得痁疾已就差而四體尚未寧曰恭懇乞歸省得命行至南昌哭先生訃如昔者先

生哭其親焉是亦豈非數耶諸孤卜用是年月日遵遺命葬先生敷山先塋側曰恭詣京具列行實屬球次序之將以請銘於當朝大手筆球辱愛其父子間最久義不得辭因次序之如前云

戴先生行狀

先生諱審字誠問號古愚戴之先丹陽人二十三世祖叔倫仕唐為御史出刺撫州子孫因家金溪八世至利華仕唐為招討使鎮安福因家邑之郭村宋興招討六

世孫刑部員外郎之卲以軍功顯七世孫潭州通判特立九世孫梧州太守重熙十世孫臨川宰養正俱由進士起家臨川曾孫端仕元為澧川學正學正生有原有原生常州教授起潛無子先生常州弟有原仲子後於常州自幼有志復家聲致力詩書弗倦洪武中由邑庠生貢禮部為中都國監生擢五軍都督府斷事官左司稽禮克勤厥事未幾是官革先生亦以事謫戍大同得代歸故鄉卜宅山水佳處日以親凡弟課子姓著文章

為樂無復仕進意洪熙中詔廷臣舉賢今翰林學士李公前監察御史胡公皆其故人李公欲舉之胡公曰誠問風憲才也某舉之為宜遂上其名先生寄詩二公有谷口烟霞撥不開之句以誓不赴乃為徵命所迫入京吏部會大臣於朝策以事竟罷不對復如大同廣靈王聞其賢數召見不能得及其歸也賜之手札曰先生南還亦復有夢到雲中否益念之至也又二年卒於家先生性剛介襟懷清灑不與流俗偶所居必盛植花竹列

圖書以自娱終日静坐稀與人接所接必親故與儒林
中有節槪人遇武斷之徒未嘗假以詞色其足跡所造
必名門故族彼倔起之家未嘗得其一過與人論議侃
侃以正自持見所知有過輒面責之於義事尤能勇為
嵗壬午里中横隂相保聚謀作亂首刼富室路氏執其
父子以嘗之先生謂諸兄弟曰横惡至此不早為計吾
屬將不免莫若納諸富室因救路氏以除之遂會諸富
室至横所脱路氏繫破其亂謀旬日遠近盜起殺人者

相繼獨環里晏然故人舒伯庸年老而外内多事懼其子幼不能樹以屬先生未幾伯庸死先生収育其子且妻以女别置田宅以居之舒氏遂不落莫其志節素出人表又工爲詩在邑庠時已有作及罷官歸邑中長老楊徵君嗣慶謝隱君士復皆以詩雄一時其教人有法大要欲洗時俗之陋以習先朝雅音士大夫翕然宗之先生往來二家得其説遂棄故習惟新是務故其詩善變俚言淺語爲清新之句使景與事會意隨詞達多中

人情得唐張籍王建體每出一篇學者輙相傳誦不置口先生以其詩因窮而工也名其槀曰慣窮集其子難類而編之得十卷以入於梓先生歿宣德辛亥九月二十六日歴春秋六十有六配楊氏先歿子男三曰難曰位曰氷氷補邑庠生早世女四人孫男七人女八人曾孫男一人先生素睦於弟誠辨嘗相期以歿同穴及誠辨歿卜於邑北鎮安鄉江浦原葬有日矣先生繼謝世諸孤遂如二父志以其年十月二十九日合葬焉後九

年難至京圖表褖先生之德於縉紳大夫屬狀於球球弱冠時先生來候先君因語球曰邑西舊家昔惟下村與子湯村及吾郭村是三族者世聯譽綾互有文章以相述德至今諺為三村世家者以此其勉加學以無忘先好他日球侍先君如戴氏先生語之如初今先生不及見矣其夙昔丁寧於球者豈徒然哉故嘗為其配楊孺人狀矣況敢辭狀先生行耶因述其所見聞如右謹狀

故翰林侍講學士奉訓大夫曾公行狀

公姓曾諱鶴齡字延年一字延之其先有仕唐為光州團練使曰慶者再傳至構避五季亂自金陵徙江西因家泰和六傳至宋彭澤令安定清川丞安中監察御史安强凡弟俱起甲科而族益顯彭澤九世至元瑞金教諭約生九韶仕洪武中以弛利便民罷黄蓬湖官歸而教行于鄉其子贈翰林修譔伯高尤邃於學舉賢良校官皆不就曰吾上世連仕不達而有德於民食其報者

在吾子乎吾何以仕為即公之考也母太安人胡氏夢
星墜卧内感而生公公少異常兒及受學家庭不煩督
責自力於業既冠與其兄椿齡以書經同領永樂乙酉
鄉薦明年㑹試留養未行其兄遂第進士為庶吉士翰
林以没仰事俯育之責萃公一身繼遭父喪内外蕲然
無足頼者又以閭右齟齬弗克康厥居積學之餘稍出
所有授徒以自給久而從焉者衆贄入益不貲廼營故
業邑城之西為久安計諸子頗長足事事遂辭太安人

赴永樂辛丑會試時今少師廬陵楊公司文衡務先典
實之作以洗浮腐之弊喜公諸篇悉優多梓行之至今
評程文者以是科為最廷對居第一擢翰林修撰洪熈
乙巳受勅封贈父母妻宣德改元奉命如南嶽及舜神
農二陵修祀事宣德庚戌同考禮部會試修太宗仁宗
實錄成受白金綺幣之賜進秩為翰林侍讀明年乞歸
省道聞太安人訃哀毀終喪復官預修宣宗實錄正統
戊午書成受賜如初進秩為翰林侍講學士尋授奉直

大夫是秋考順天府鄉試初試之夕塲屋火試卷亦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為言惟欲請葺塲屋以終後兩試公曰必更試然後百弊滌至公著不然雖無所私亦招外謗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以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説以進命下悉如公言衆皆慴服得士亦審嘗自謂吾齒未甚艾而精神覺已衰吾生其不久乎一夕課其子惓惓明旦造朝與同列言笑自若退而得疾未半晝没葢正統辛酉三月二十一日也館閣中大為之

慟上聞遣禮部左侍郎王公致祭自公卿至勲戚貴臣交致奠賻聞者莫不悼惜公生洪武癸亥四月十八日歷春秋五十九配陳氏封安人子男五序康應庶庾序由進士起家為行人司行人康乙卯貢士女適里士胡仲璿嚴時孫男八孫女四惟公中懷坦直畧無一毫厓矯枉而處事遇物井然有理起居休如也事親孝於家極雍睦訓育其兄遺孤子庠自晬至有室卒成偉器致有弋陽司訓之薦嫁庠女兄弟二人如巳女寡姊孤

甥無不庇其庇嘗分上賜金買田以給先祀積俸餘以周族人之貧者親故亦多蒙其惠與人交初若難合久而益親所知為達官立當道者不少每燕見必以公天下期之未嘗及於私教學者欲其必先本領毋徒徇外欲速以自小其志故經其指引者無分達未達俱有儒者風其文有詩歌詞賦頌贊累千篇傳記序說半之行狀墓銘碑誄雜文三百皆出新意得古法無所襲於外而有益於道德仁義之說為多可謂没而有不可没者

矣公就殯之三月序致使命自南夷至將奉柩歸故鄉用某年月日葬其邑某鄉某山之原以公同榜士獨球一人在翰林又素相厚來請狀以為謁銘圖不朽之地義不可辭因述其世出事行如此庶立言君子有所考焉

故紹興知府馮君欽訓行狀

馮之先本宋太子太師贈司徒文簡公京之族世家武昌有隱君曰海翁累德弗用生廣西路同知良卿同知

生元咸順王叅謀昇之叅謀生贈承德郎禮部主事筠窓先生伯淳筠窓甫十歲隨叅謀避亂永豐秋田而失怙以故人遺孤子鞠於其里劉真叔冐劉姓長從邑之龍潭娶楊氏生欽訓及欽訓貴得追爵其親始復馮姓欽訓初名智安後於禮部進事狀仁宗皇帝更其名曰敏少傳東里楊先生遂字以欽訓勉之遵上命也欽訓童時筠窓用薦入欽天監演歷攜欽訓從丁季恒先生受詩京師丁愛其秀朗謂筠窓曰賢郎資品絶倫吾當

賀公有子公亦當賀吾得其徒永樂辛卯戰藝京闈果捷明年會試中教官選不就請卒業太學遂第永樂乙未進士嘗馳命往賑河南歲饑所發廪必先貧無告者而後富人故民均有食而道無殍者擢行在兵部武選主事求續武臣勲籍南京以便侍親疾終父喪入朝會有北攘之師遣欽訓督大名府軍資赴邉軍法供事後期者斬而給事中授欽訓期狹時仁廟攝國政儲宫旦朝百官欽訓奏曰臣當督軍資大名而給事中與臣期

狹請吏之羣給事中合勢劾欽訓惰不事事請寘諸法人皆危之欽訓從容曰請以臣共事者比某往某郡其地不逺於臣某督某資其數少於臣而得期皆多臣一月非給事中私彼即欲害臣也命下所司更其期事已仁廟登極給事中多被黜或謂事始於劾欽訓欽訓跂禮部儀制主事居母喪及祥復官儀制未幾尚書潔庵胡公薦為儀制員外郎涖宣德癸丑會試防察謹而大得紓其志欽訓久官儀制於典故悉究悉閑既優於職

薦飾厥廨樹嘉木竒卉其間洒然清趣可掬日與其寮以相樂常以廣教化興禮儀為儀制責聞因論事白於尚書請進武衛子弟於學校由是行伍中皆弦誦又欲罷郡縣學限名之禁以廣生徒輯國初以來定諸禮儀節類為編帙請頒行之使人得以循習未就擢紹興知府初下車即召吏民耆老喻以禍福言使革故弊以即新逾月以疾没民相弔以為失良守爭致賻以歸其柩故鄉其得民心如此使為政久下澤其民也深則民之

服化當何如欽訓生洪武己巳六月二十三日沒宣德甲寅七月十九日得年四十有六娶喻氏封安人生子皆不育以兄子栻後女一人在室欽訓美姿容有文學雖星官方技百家書悉能通之為詩數百篇多關世教言古今人出處必極其詳兄弟五人篤於友恭嘗時過武昌得偕其弟信安展先塋與族人序昭穆心欣然曰吾平生願且酬矣與人交施必欲先人屬以事務盡心為之居官涖政克勤克慎益奮然有志於自立者也以

故名滿縉紳當道間人意其必柄用郎官郡守未足盡其能副其所望及訃至皆重惜之况球以同郡舊故與欽訓以志行相尚於儀制當時號為知已寮其傷懷痛心又豈衆人可預哉特述其行蹟世之名能文君子採掇以垂其幽光於無窮庶不負知已云

翰林侍讀承直郎陳公行狀

陳之先光州固始人唐末之亂有諱檄者從王審知入閩官閩至大尉其子令鎔居閩之大義今圖居侯官之

古靈令圖為宋直學士襄曽祖令鎔之後有諱瑄者仕
宋至顯謨閣待制歸師閩郡其後有四十三府君諱某
者仕至副使副使再傳至垚垚生鈺鈺生週字仲昌封
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其配林氏封孺人有子四人
長即君也君諱振字叔剛以字行號絅齋自幼端重不
與羣童狎稍長課詩有奇句從武岡訓導劉九疇受春
秋由邑庠生領永樂甲午鄉薦上春官不偶退即閉戶
研窮經傳子史深有造詣遂第辛丑進士例得依親以

廣學乃就諭德林尚默先生問古文法先生作原文貽
之歸則旁搜逺討其功倍於肄舉業時其學與文遂並
進宣德丙午召至京擢四川道監察御史㑹修兩朝實
録膺薦預纂修之列以課最推恩封其父母妻實録成
受襲衣白金文綺之賜陞翰林修譔時以他官預纂修
者數人獨君得留翰林衆以為榮君亦早夜孳孳圖報
稱非有疾痛不安節無一日不在官於職務尤克勤恭
以底績同列中或有他故以其職事託之亦無不盡心

公退輙坐静室讀書為學不倦非其分内事未嘗預人以故多賢之先生長者咸器焉丁母憂去官廬墓側哀毁逾禮終喪復故職正統丙辰同考禮部會試上將御經筵慎選儒臣充講官君在選列進講之初受銀鈔表裏之賜纂修宣廟實録成陞翰林侍讀受賜加於初聞其父病疽疏乞歸省既得命而有産子之喜北俗子未滿月忌出室或勸之緩發君曰自聞家君病來食不知味寢不安席得請以歸恨不一蹴至膝下豈以俗忌滞

吾行耶即日就道抵家而親已愈父子兄弟相聚甚歡
明年將上京沾狂惑之病服藥少瘥遭父喪而疾盛作
以正統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卒歷春秋四十有七君性
溫雅操履尤潔白出言行事皆有思忖不苟且至為文
章亦然謙退雍睦見人有過輙蓋覆之人亦未有言其
過者尤善事親在京師珍味藥品寄奉不絕侍家庭婉
愉之下多諍言友愛其弟杪棖梱素篤視姑姊妹之寡
者雖疎猶戚與人交務存忠厚中書舍人陳思孝自獄

出囊槖蕭然而父子相繼沒君為經紀其喪歸故鄉甚周備纂修時催事者頗無狀同列皆惡之欲於稠人中發其貪鄙事君曰若然則彼不但媿無所容且當得罪然人將以公為何如人事遂已未幾其人病且死同列皆曰非陳君諫則人必謂吾儕速彼之死也其善彌人鬬多類此遇良時日喜為文酒之會與所交序飲賦詩以相樂襟懷洒如也娶林氏浙江參議李之女封孺人賢而生子皆死嘗勸君别娶為嗣續計君未允孺人為

娶同姓女送至京生二子長曰煒次曰熤俱幼女適松陽周彦達之子林孺人出也君在翰林以同年故與今吏部侍郎洪公侍講學士曾公及予交最厚故其訃至予三人更相弔以失知己方欲圖其不朽而其弟遣人來告葬期在今年月日葬之鄉曰某里曰某原曰某具世系行事屬予為狀屬洪公碣銘屬曾公督成之義皆不得辭予因譔次所知以備立言君子採摭云

兩谿文集卷二十二

兩谿文集卷二十三

明 劉球 撰

墓銘墓表

工科給事中宋璡墓誌銘

正統元年冬十月庚午工科給事中宋璡卒於北京明時坊其弟麟走以告余余往哭且營其殮具於一二交游以殮之久而悲不已人或謂余過於戚者因語之曰

昔璉聞余言春秋心法在推聖人筆削深意端已而經世仲道而過邪即喜以為得所從余見璉貌恭而氣和求傳心要法以體之為德行之為行也又敏且篤發於文詞多新奇而辯博亦喜以為託於後者不失人今璉且死矣余豈得而不戚耶因銘以雪予中之戚璉字殷徵其先家吉水洪洞五世祖必大始從新淦槎陂曾祖觀禮祖綠野先生貫從祖刑部郎中一之父完子皆以明經為通儒璉得其傳又慱諸師友間甫冠為鄉子弟

師且教且學旣有得去謁其初師張教授萬選嘉興留試浙江遂得上春官第進士荷恩以歸廣所學復召至京試論策詞賦居優等改翰林庶吉士擢工科給事中踰年卒得年三十有三璉居家悅其二親甚至及得祿即欲迎以致養其母至而璉疾已作猶强支持以安其懷疾既革謂麟曰有生必有死不足惜也獨不克終二大人養為可恨耳吾弟當勉力為孝子閗者憐之其在工科尤慎密嘗驗歲進弓弓工欲循故事致饋遺以免

罰璉卻之而罰亦省同寮意其有所私璉不與辯久而事白人服其有容其弟彪弟麟弟鳳皆得璉訓勵於學娶龍氏生男長曰桂馥次曰桂郁女三人俱幼其葬以某年月日葬之鄉曰某原曰某銘曰

璉之生也吾何幸乎為之前璉之亡也吾誰托乎為之後以吾之不德也固不足以有傳而子之賢也又何故而不壽昔夫子道雖隆而德雖盛猶不能不慟顏淵之哭而執伯牛於牖則吾之於子也抑又何咎還輴崇塗兮得丘首藏銘

玄室兮將垂之不朽

故貴州宣慰司儒學訓導王公墓誌銘

有博聞君子姓王諱玠字子瑀號山暉葢鄉之習於禮而能文者故其平居也球嘗欲親之及其既沒也球即走哭位哭之今其子道以狀來請銘其葬雖欲辭又豈得辭之哉惟王氏本周靈王世子晉之後至晉尚書令述少子處之始從蜀之鄞城其後有十八府君某仕唐為御史中丞復從安福之北亦以鄞城名其地中丞九

世生份舉進士宋乾道間授廸功郎提舉湖南儒學提
舉四世生士才士才生應龍號仁山仁山生禄號逸齋
皆以貲雄其里公以逸齋少子嗣於父之從凡試廵檢
福為性敏慧丱若已成人既脫元亂還鄉里即思就
學以不隕先世業雖有室猶宿於齋人稱為王氏佳子
弟故前進士歐陽貞為其字說有為席上珍鳴珂帝庭
之期間以户大役稠出應公家劇務涉危難者數而患
皆不及身益由其學之固識之明卒轉危為安洪武中

相知以賢良薦之朝徵命再下乃起時朝廷方選有德望者儒爲武學司訓育勛舊貴戚子弟吏部張尚書綂試公文學優最中武學選人不炎是職莫樂爲公獨曰以文德礪武臣子誠吾所願即就職喻以忠義之方次及文教務使狠者馴傲者下自愛其身者知親上死長習騎射者事詩書時梅謝二駙馬總提學務優加禮貌馬徐魏公大書宏文二字於其館以褒賞之歲庚辰八月朔承天門災詔百官直言公上封事數條多中旨永

樂改元大集名儒於文淵閣纂修大典公以翰林解學士縉薦預其列分校後晋五代史總裁姚少師廣孝每稱道其從事勤敏蒙讌賚為多應制賦塔影詩同列遜以不及書進以績授貴州儒學司訓公在館閣與金學士幼孜曾學士棨彭修撰汝器林修撰環吳中允均虞侍御永茂董司業子阜富陽丞歐陽習貢士郭猷往來最密故其行也諸公皆為詩餞之公亦畧無憐别色及至貴生徒半夷人其非夷者多染於夷俗公力變以中

華禮義之習未幾而服飾漸更揖讓有規甚得都帥鎮
遠侯顧某重因建文昌閣於學旁公為文華之遂擅能
文聲南詔間自是諸司所衛慶賀表箋以得公譔為快
𠬪其禮幣至富汝南王歸自京道命公為謝婚表秉筆
立就王稱善加賞在職聞後母喪來家及祥會休老詔
下遂優游林泉十餘歲以宣德四年五月歿歿前一日
猶能課諸孫詩對至歿時辭色不亂公生元至正二年
四月歷春秋八十有五配李氏廣西宣慰司都事性之

女繼室曾氏出邑東名族子曰道曰進皆初室生女適里士彭庸質繼室生孫男某孫女五曾孫某公恒言好滿驕盈君子所戒故座間常揭欹器圖以自警又言五經四書乃聖學之淵源義理之根底修齊治平之道所從出故無日不致力焉與内外人言諄諄以守分順命為勸其兄弟析産不立券約不為多寡好惡較憂念其兄戍西涼不已每形之詩詠視家人子姓疾病患難早夜不倦又嘗解人紛救人死命給饑殍之食卻横卒之

撓是非人之言行中道不中道故歿而人尤懷之公葬在是年月日葬之鄉曰清化里曰某原曰某銘曰

惟公之先兮宗周顯晉安成開業兮鄞水流慶昭祖令考兮時仕時隱集美於公兮能與德並未用則修兮再聘則進翺翔編苑兮昭承恩命奉揚教鐸兮外内服訓聞雖遐發兮位實匪稱緼有未施兮澤將後蔭宜公孫子兮人偉代盛刻此銘辭兮疇曰弗信

故龍處士墓誌銘

處士少時得美田宅其邑饒田因家之饒田僻在山谷間學士貴人遊跡所不到雖有淳民秀子弟未嘗得聞窮經為學之說所讀書不過求識姓名記數目而已於義理文字皆莫之省處士病焉生子稍長名一室曰饒田書舍聘大方碩儒授經其中饒之長老以其土素不產賢才計非教誨所能就相與訕笑而沮之處士堅不為惑益厚禮師以督諸子進學不怠後數年其子駿以易經領鄉薦饒人始知為學必有效及駿赴春闈中次

選授河源儒學訓導冠帶過家拜處士遠近有關望人多踵門來賀郡守縣令而下莫不加敬處士自是益尊重饒人榮之為父兄者欲賢其子弟則曰不可不授以經為子弟者思榮其父兄則曰不可不明經教思盡而學思勵閭巷之內翕然文風隨以興實處士倡起之也處士諱志海字彥方號靜樂其上世自吉城背從上高舉子江號紫滸龍氏族大官顯有三十五府君者生子六人競與凡弟遭亂四徙誓逢水則止故第四弟曰奇

四者從萬載多江奇四之後數世至千五生仲一仲一生德貞處士大父也父榮輝母劉氏俱好施與處士事親孝洪武中有司選舉茂才皆以親故辭不赴居喪哀戚踰於禮與兄弟族人睦而有讓既從饒田悉以多江分産歸其處者不兼有之其為家不卹勞不侈費收其土利以資日給常有羨餘以惠人每歲歉貧人謁貸仰賑者塡門親戚隣里多德之娶王氏繼張氏王氏生子曰剛早世張氏生子長曰驟幼卽駿女適彭氏孫男五

人翔翺翭翾翅處士生至正丁酉享年七十九宣德乙
卯正月十一日卒張氏少處士四歲享年六十五以永
樂甲辰十二月日先處士卒處士卒之明年駿自河源
聞訃以十二月某日扶柩合葬其鄉大園之原遂廬墓
側朝夕攀墓號泣不忍去終喪入京請予請曰曩駿遭
喪苦憂憒未及丐士大夫銘以掩諸幽傳信於後至今
歉於懷願先生追述之幸有所刻以納諸壙中庶幾終
駿事會命下擢駿翰林孔目與予接益密而請益勤不

獲辭而銘之曰

富也者得其土之利壽也者或賦命所致惟崇師教用淑厥子化及其鄉同歸文軌氣昏者明俗陋者美嗚呼處士為德遠矣嗚呼處士雖死弗死大園之阡負山帶水伉儷相親永固於此

故富陽縣丞歐陽府君墓誌銘

惟歐陽氏自博士高仕漢為經師率更令詢仕唐為字師參知政事修承吉玄仕宋元為文師故世以望姓稱

天下承吉本袁之分宜防里人其族在宋有為登仕郎曰化龍生子文壽至孫弘仁俱為防里富室弘仁生永和監税唯字吾貫號一齋與賢配蕭氏皆樂為善懼為不善惠及其鄉人是生府君府君諱習字遵學美資質負才不凡接於人言貎詳温可念自號其室為悦齋聚書至數千卷日閲覽無怠名其地景蹟山水為清門十詠繪為圖求名公卿題頌盈帙出幹父蠱疇公家役皆識機變有條度袁太守聞其能辟為掾辭弗獲强就年

滿從事都察院因與館閣諸儒交善永樂初吳中允仲平薦入文淵閣預纂修大典書成賜冠帶歸省親再赴吏部擢富陽縣丞至則興除利弊使奸墨戢頟斂抑者紓其氣得疾没於任其寮屬吏氓皆走哭盡哀爭出貲帛為斂具且謀固舟戒所任隷歸其櫬於家府君前在京日以親為念乞歸侍不得命復乞歸省乃得命其歸時二親具在羣孫子森列闔門歡甚府君凡入其里必下乘居家不為厲聲嚴色每夜定必扶床話良久早省

必詢今日所欲為預造二親榔甓必手操犢為之泥家人請代府君曰事父母當自致其力何以代為思有遠離不得久侍膝下候食飲寒煖節莫竭為子情乃徒跣步拜七日至武功靈山祈免親疾恙且願損已齡以益親壽詞極懇切聞者嗟異及官富陽不以妻子隨不為華衣盛御不與寮采鬬酒食而没也篋無蓄錢留帛貲皆仰人辦人益信其無貪心嗟夫世之人有與其親角能商利至逆色甚而服輕飽甘以自悦而凍餒其親不

顧其疾痛加以恐喝怒詈若不欲其久在世茍有官則恃以為賈貨利具日肆攘刻無厭始也室磬懸一旦遂計則聚珍物奇器滿家宅壞隨欲廣求以富其子孫而不慮身冒刑辟斂人怨是葢與鴟獍奚分而其人顧自以為能豈非皆府君罪人乎以府君為行若是使遇郭林宗則茅容不得獨稱孝使遇黄霸則許丞不得獨為廉況其才稱為大夫尊官卒不得為有以生未遇相知之當道也向使當道知府君則豈止丞一邑名一方而

已哉然使府君見知當道得高位家顯稱如時之巧宦人而行不逮必不能永名譽滿公論以如其身没之後故君子寧取之此不取之彼馬府君生元至正庚子三月十八日殁永樂甲午三月六日得年五十有五配王氏有婦德子男長曰茂次曰昇女長壻曾泰次壻彭正孫男九銘鈞鉦鐸鏞鉉鑑銀釗孫女二人其櫬自富陽來時二親尚無恙命以其年月日葬府君於其鄉之同陸後以為不利復以某年月日改葬其里之某山又五

年茂以書來請於球曰樹先府君墓幸有石不得親而能文者銘懼不足信後世惟令先君知先府君素深令子鉞又為先府君孫女壻所謂親而能文者賴有君則銘先府君墓非君不可球故不得以愚無能辭謹狀為之銘銘曰

於昭府君世德是循子於家而樂極其親丞於邑而惠下其民幸今之世見古之人其蓄也厚其施也小以當道者甚衆而知德者甚少賴其有後歿以不朽況自古

廉吏皆有傳孝行無不書苟載筆之克探則斯銘也信而非譽

處士劉公墓碣銘

劉氏本漢長沙定王子安成思侯蒼之裔至宋宣撫使穆始居安福梅林宣撫生刺史仲奇刺史三世生贈評事英而梅林族益大評事四世生某某生琳琳生輝遠輝遠生處士處士諱孚字伯孚別號一貞為人端謹務黜時靡崇儒素早涉江湖晚置身田里所至皆如其意

所為事咸近道其奉二親始終無越理故鄉長老訓子弟以孝必曰當取劉某為法其教育子姓有方處姻族鄉黨無矯情與人交必信故鄉里評人物必曰慈厚莫如劉公家常居美樂以便人需而無利入之較粟貸貧人恒不急其償里木工以是德之俟其完宇也率其羣情傭以償所貸處士謂其知報與其傭之直如他工人益仰之洪武中有訟連在獄者陰遷咎於處士人謂處士必反之處士竟付之命不與較處士晚語諸子曰吾

無厚業遺汝然有遺利在物世稱為善必有後汝姑待之又曰吾自幼謹畏恐傷先人遺體今且耄矣所謂全而歸者或庶幾乎年七十有一以疾終於寢時洪熙元年九月廿七日娶王氏克配其德人皆推其為賢助子長嘉謨次嘉善次嘉靜嘉謨嗜學善導人嘉善先處士殁女適胡適李適倪適高適王皆名閥孫男曰賢曰明曰允曰某孫女七人葬祔邑之麻塘先塋後三年嘉謨懼處士不在世已久其可教世遺後者浸没泯無傳遂

請狀其行於進士王君讓因丐墓碣之銘於球球與處士俱胄于思侯為同宗又嘗與處士從子德慶州訓導嘉言共學相繼捧鄉書每過處士遇之必甚禮夫以同宗而遇之甚禮故不得辭而為之銘曰

邈哉劉氏世有顯榮王于長沙侯于安成梅林徙居罔墜厥聲有碩其德時惟處士仁洽于家惠沾其里敦薄廉頑化成自始惟善是累無人不懷葬雖已久德報無涯勒銘墓碣以俟其來

易隱君愚叟墓誌銘

隱君諱鑑字本誠號愚叟貴州布政使時中伯兄也使君少為邑庠弟子員未冠而孤愚叟紹父志督其勤於詩書也雖數弗厭齎其遊學親師友之費也雖多弗吝自任其勞使得專力於學也雖久弗怠使君以故益自憤發勇於進不數年遂第進士薦歷中外美官愚叟又屢貽書勉其勤乃事慎乃守以無曠所職使君亦克祇奉弗敢違卒以今名至大授邑大夫因名其所居堂曰

華夢國老詞臣美之以文甚盛其兄弟之賢名遂彰彰於人耳目至是使君上計京師道哭愚叟訃數月猶有悲色廼持翰林孔目龍君執殺所為狀詣予請銘其葬益自角弓賦而兄弟之不令者多矣有能篤愛懿親如愚叟固不可使其德善泯焉無傳況予與使君嘗共事春官於義何可辭也維易氏世家袁之宜春至興國司户仁則始從萬載之塢溪司户後數世至俊俊生谷珍隱君之曾祖也父子謙贈禮部員外郎母龍氏贈宜人

俱有隂德隱君偉儀質不妄言笑雖尚儉朴而冠服未嘗不整飾始入學已有成人志及長博涉書史尤好為詩居父喪戚勝於禮養母甚得其歡心愛其仲弟本吾若愛使君然本吾即世訓育其幼孤子經不啻已子時邑官家率挾勢干有司以私愚叟獨約子姪非赴公家役足跡不得至邑門見族人子弟必道以禮義使歸於善或孤貧不能自遂者即長育婚嫁之處姻鄰舊故一以誠慤為心執殺未入翰林時遭親喪廬墓隱君數往

視之退輙稱其孝不絶口其樂奬掖游揚人之善也率若是晚失冢子縉而得庶子紳嘗致書使君曰精力比來日衰甚恐不得與吾弟復相見有子甫二歲惟吾弟長成之以為宗祀託足矣明年竟以疾卒益正統辛酉八月某日也享年六十有三娶辛氏某縣丞敬惟之女也子男二長即縉次即紳女二龍遂章林洪其壻也其葬在某年月日葬之鄉曰某里曰某原曰某銘曰

維易之先家宜陽世德世累慶源長徙之萬載奕葉芳篤

生愚叟才且良韞其至美翳其光訓育弱弟升廟廊獨以德善稱於鄉與晉伯華宋伯康清名萬古相頡頏今也已矣德不忘刻銘墓石垂無疆

故文林郎舒君墓誌銘

正統七年春正月天下羣有司朝集京師詔於其中選有廉聞理效稱為御史者以名聞司其事者精選嚴試之得十二人以應詔定海知縣舒君愷與其一也逮歷刑以授御史之命下而愷政病且卒是豈不足悲耶愷

政諱謨饒之樂平人其先自宋兵部尚書安公賜葬其邑子孫因家焉傳至鄉貢士德彰而文物甚盛貢士五傳至彌堅生載容愷政之大父也父素文號朴菴博學善教人嘗舉明經以親老辭鄉族子弟皆師之愷政始受書家庭一再過即成誦人呼為竒童長補邑弟子員朴菴甫數以紹熙先緒勉之愷政亦鋭欲承父志掌教林伯子先生每嘉之曰異日馳聲場屋者必舒生也果以禮經登永樂辛丑進士第蒙恩得歸積學為親榮宣

德初召至京擢知杞縣事丁父憂服除調旌德縣丁祖
母憂服除遂調定海所至以課耕桑新學舍恤孤窮理
冤剔蠹為首務常曰政非簡易不足致民親故法令之
出悉去煩苛從平恕民亦安之每以憂去民輙欲上疏
留焉必固止之而後已定海尤鄙遠且壓於兵鎮前為
縣者多為所制以不得有為愷政一處以正彼遂服焉
不敢撓其施於官者然也性至孝友侍祖父母側篤愛
敬以悅其心居喪哀與禮俱至仁其幼弟厚於其子欲

敦族誼以為家譜以示初本於一人其施於家者然也自家而官茍有餘力即事問學以究極義理之趣故其文雖博贍而深有底緼學者得其餘緒猶足取高科為名士而其自視常歉若不足其積諸身者又然也故其中御史選也大夫君子皆以得人為慶及其没也又重為之惜其生在洪武乙亥至是歷春秋四十有八娶朱氏出邑名族子男四人曰杞曰回曰儀曰栓女一人適同邑程氏愷政没時惟弟訓在側其故人工部郎中周

君既佐其弟訓經紀其喪歸樂平將以是歲某月祔葬其先塋復狀其行授訓來請予銘予於愷政為同年詎可辭耶銘曰

有蓄於躬有施於家以移於民宜安弗譁風紀之選孰不曰嘉未任而亡其命也耶自古有此亦奚惋嗟惟未忘者在世尚多銘以載之其永弗磨

故安隱彭處士墓誌銘

吾邑安隱彭處士以疾歿成都之三年其孤善將奉柩

歸葬其鄉壟上適余至蜀來謁銘余昔在鄉處士在蜀念老成人漸少致書處士歷舉鄉人齒與若而没者若干人姓名曰此皆尊文之故人親戚而皆没世者老促之也老而没者勢然也客外雖樂非老所也又曰雖日利萬錢獨不念今妻順子孫日引領西望懼不得盡其孝將有不可釋之憾耶無非欲動處士使急歸處士讀書亦涕泣欲東今卒於蜀遭其喪銘其葬能無悲乎處士諱輔字子安父汝楫季父道英皆隱居高年能身謙

約以率人子弟化之皆習禮文不肆恣即其鄉見恂恂偉儀觀者不待道姓名已知為彭氏子弟處士尤其子弟中卓拔者性沉静言不踰其行始終由其父叔道不改鄉人重之猶重其父叔然未嘗刻暴取人財而家富於舊哭其凡弟而仁其孤子女無不至賔有文學技能之士久益恭故胡進士理安蕭隱君光宇皆人望也多館榖其家晚遊閩浙歸營别業其里將老焉會里有横訟懼禍及遂客蜀自是其族亦多故因忘歸然蜀之大

都小邑名山窮徼多有其迹貴人大家多知其名稗販貧氓多仰其貸老佛氏之家多得其施故始也貿鉅萬終無贏橐處士之惠雖不終於鄉而有及於蜀耶處士生元至正甲午没宣德壬子享年七十九娶劉氏德與之稱一子善也孫男二人長曰本蚤世次曰道其葬在某年月日葬之鄉曰順安原曰磐上銘曰

蜀之來也誰使之故鄉之不歸也誰縶之没不於故鄉而於蜀也誰為之去乎蜀故鄉是復爰即丘首兮斯瞑

目嗟巃𡾊之下兮巃𡾊之上永利厥𡿺慶澤未涯後嗣是仰

歐陽鉦墓誌銘

歐陽鉦袁之分宜防里人其先與宋叅知政事兖文忠公修元翰林承旨楚文公玄同祖曽大父永和監税唯大父富陽丞習皆寛厚長者父昇倜儻有器重雖早没人多懐之鉦以富室遺愛子内惟其母李氏是主外則唯唯順其從父凡命不能違力孝悌外無所施於己無所取予於人其為人則無惡也聞朝廷下廵撫使郡邑

察民之奸枉賊厥良者繩以法鉦心喜以爲已可免矣故閭右素負不良聲者皆懼而適之四方鉦則恬然家居無所往里有負其先人貸息者搆不情之詞誣之鉦巽愞不辨於言語事竟不白列奸民中以有遼之役道没三河時年二十有四乃宣德六年九月十八日也娶王氏繼室彭氏生子一人未滿歲鉦之逮繫來也無有力人供其道途食飲費適余官在京爲經營之頗力然知其抑而不能直之及其没也思直其抑非文詞無足

用心者遂収其骨附其烟鄧應宣歸卜某年月日葬之其鄉某山之原因為之銘以直其抑於宴脒中苟其後人不隕落庶知鈓之没非抑於人也抑於命也其銘曰謂惡宜㓂殃兮子則罹且朴也謂善宜壽考兮子則未為惡也今乃奄然以至於此兮非必人之尤命之薄也欲紓槁骨之怨兮將銘詞之是託也使為善者果有後兮庶知其孽非自作也

殤姪鑑葬誌

鑑余仲兄贇於李氏出也聰明有志生六歲失所恃鞠
於外祖母曾氏曾早寡而縱愛鑑甚先君懼而歸鑑使
就塾終不循於規余第進士來家先君以訓鑑命余余
嘗亟鑑之成稍不法即加楚鑑終無怨色如是者五年
遂盡脫去舊習而進於新事父母諸父孝且悌遇弟妹
甚友誦四書春秋能達大旨課詩字往往中度吐辭任
事鮮失節中外人咸謂鑑將有成今年復來學踰月去
家以病没時宣德二年二月廿七日爲年十有八嗚呼

余同母兄弟五人生子惟鑑長鑑親從兄弟七人為學莫鑑先尊於鑑者日待鑑以息其肩卑於鑑者日望鑑以長其志鑑可没乎不可没乎益不可没者人之情也其没者命也情其如命何鑑没時仲兄方客外其後母伍氏哀不能止余兄弟遂葬鑑於其里之虚山鑑其永康兹土無動無怖

孺人孫氏墓誌銘

行人司行人張諫孟弼哭其母孺人訃急欲歸赴葬且

以父兄之命來請銘予自成都與諫遇即喜以為得佳士後諫魁鄉舉來京主予家及第進士擢今職必欲買居與予鄰予與諫雖師友而情逾骨肉雖不以父兄之命來請亦當銘其母葬況以之耶孺人諱某字某姓孫氏世家句容與同邑張氏素以閥閱相高有張傑士曰縠實與孺人之父國善相得甚縠實子伯安與孺人在娠時二家已相約曰幸生男女當為婚姻生來十歲縠實以訴其弟之冤不勝死之而家亦没伯安以没丁隨

母與兄戍崇山稍長奉母兄命還鄉請婚孫氏父母謂
孺人曰張氏落寞至此今來請婚不許則負約許之則
不堪汝之棄外雖窮苦孺人曰窮苦命也約不可負遂
具嫁裝遣孺人從伯安即軍中而母兄繼没孺人恒以
事姑不逮事其諸姑與姒氏如其姑未幾伯安代戍從
赤水姒氏悉以内事付孺人孺人克躬儉勤佐伯安經
營其家十數年稱富室軍中伯安雖在邊猶守父母訓
聚宗族數百指為一爨又雅好客貴人聞士造其門者

無虚日孺人内肅家政外給賔饋無不克盡道至輔伯
安禮師以訓子姪尤力永樂中何教授邦寧謫會川道
留其家久之將别去令其子入謝内主孺人不自當以
推尊姒氏時姒氏病已不能舉孺人預置楮幣若干錠
其卧内使以齎之教授意非久病婦人能此察而知為
孺人所處深重其家有禮義遂許伯安授其子禮學諫
之業明經自兹始孺人晚病風常以諫不可見為念諫
亦數求歸省無由得而訃已至嗚呼孺人亦可謂婦黨

中之賢者矣豈可多得哉曰謹曰讚曰諫曰諮皆其子也長適嗣千户姚彧幼適士人姚廣其女也曰某曰某其孫也洪武辛亥五月七日其生辰也正統壬戌八月二日其没辰也是年月日其葬辰也塋曰某屯曰某原曰某其葬所也銘曰

淑於為女兮欲安於命以成父約良於為婦兮克和其家以恭夫子之託慈於為母兮愛而有教以廣其子學嗟嗟孺人閨門師表嗟嗟孺人没有可道琢辭墓石為

來者告

劉母張氏孺人墓誌銘

昔在永樂中外族諸母有屬其幼孤子於球曰是子不幸早失怙猶幸其諸外凡能學善教人之有汝可附託以去其愚不肖苟萬一能使其有知必不汝忘且吾雖老死地下猶將感汝汝其終誨之球受命與其子居寂味淡於里之仙壇日授以其所知明年以有春官赴輟教又明年得進士歸其子欲再就學卒以家多事妨業

然其出言行事頗有儒者風足悅其母和其兄弟子姪取重其鄉之人母子以是為德念球久而不衰及母没其子欲循古禮執喪治葬且請於球曰先母之以孤相托無非欲造就孤使知古道以不墜先人家聲孤雖自暴棄不能順承母志使生不及見其成然親没而有文辭以張其善垂其名於久遠亦古道之一端也幸賜之銘以傳世庶幾先母顧教孤之志不盡負焉因按母諱淑柔姓張氏以處士成女繼室於葛溪劉隱君彥良其

歸劉氏時彦良已有男五人女二人母皆愛護之如已子女致其子女亦尊事之如生母以是稱賢於内外生子二人長從球學曰菁次曰武二女長適郭紉適彭孫男共十八人其生以吳元年正月一日歿以宣德四年七月十八日葬以五年正月四日葬在其鄉同亭里佳山銘曰

是為劉母張氏之墓山回水互永福其㣲祚

孺人歐陽氏墓誌銘

有謙和君子阮彰憲夫喪其耦於正統元年八月二十
二日卜以後四年十一月某日葬先期遣子昱來致其
辭曰彰妻歐陽氏沒顧所親之能文者惟君最請舉一
二行實丐銘其藏其未出室時父母甚愛之為慎擇其
壻然後以歸彰彰之先自曾祖諱弘道去廬陵來家安
福下沪祖諱士瞻伯父南陽經歷諱仲相父諱仲素三
世所撫惟彰一人彰娶未幾復失怙以藐焉遺孤內無
宗族可賴外有重役遠輸之勞怨家之睚眦恒杌不

自安所以佐之經紀其私使有贏餘以得給公上捍外
外侮不至墜落先人家聲者妻與有力也老母孀居垂
三十年見彰常留膝下不敢有遠出則曰媳婦能順吾
志備吾養慰吾憂思不煩爾念故彰有出不在側而母
未嘗不樂者以妻能代其養也諸子女稍長教育嫁娶
之所需姻故家吉凶慶弔之費雖繁且數皆隨用而足
不至有倉卒未備之患者以妻能預有所存以待之也
吾里尠世族四方賢豪以事至輙萃吾家醴宴之設不

待彰指使自各適宜居常不以怒容厲聲加其下人而
衆自肅内庭之事無不理其可稱道類此者多幸著其
槩於石則死地下者且相德況其後子孫乎嗟乎君子
之所以能承先開後以昌大其家者固自其身之德始
然亦往往有資於賢内子佐成之焉若歐陽孺人可謂
賢而能佐成君子之德者矣況昱予子壻也予知其賢
有素豈得不為銘耶孺人諱玉真其先自分宜防里徙
安福之城背祖楚方仕至陜西行省員外郎父仲昭隱

居為鄉曲所信重孺人生洪武甲子六月八日年十八歸阮氏後三十五年没没時年五十三生男五人長廉次昱次淵早世次勲次烈女四人長適王大林次適李播稷次適歐陽顯彬次適郭恒孫男五人麒麟次某次某次某孫女三人葬在其鄉東岡之原銘曰

處於室兮愛鍾父母歸有家兮作君子耦所尊者尊所幼者幼身雖没矣行不可朽琢石刋詞昭垂之久

故節婦章氏墓誌銘

節婦章氏者進賢傅敏聲之妻也守節二十餘年以宣
德辛亥十二月二十二日卒其子鼎將卜吉以葬而妻
徐氏以哭姑病不能起謂鼎曰吾不忍棄吾姑死幸葬
我於姑側即瞑目地下無憾矣已而亦卒是為某年月
日也鼎遂卜明年月日同葬其里株山之陽託其姻監
察御史陳君世用來請銘予以章之節不可泯徐之孝
亦足稱故未之辭節婦諱如玉本唐御史鄂之裔元提
領仁德之曾孫女父仕澄早世母戴氏教育有方為選

壻曰必得官族子弟之佳者歸之惟傅氏以宋侍郎欽之後有諱偉者舉進士為鍾陵令數傳至商傑號𤋮野生子旦號碧溪皆邑名士敏聲碧溪子也尤美資質有遠志故特壻焉節婦歸傅氏敏聲已孤節婦勸之加學以世其先業閫内之事不以煩焉敏聲學有進知名於臬司用辟為掾尋以疾卒節婦時年二十慟不能堪雖終喪猶黎面去首飾或勸之曰年少不改適人將無以終身節婦曰以一人之身而更二夫寧死不忍為也且

吾夫母老子幼仰事俯育之責萃吾一身何忍捨此而他適願勿復言而勸者不已節婦竟斥之孀居孝養惟謹得其姑歡心不減敏聲存時及其没也歛殯葬祭無缺禮者鼎既長擇師教之且戒之曰爾家世所業者詩書爾以孤弱子不致力於此將何以立鼎敬受命而益隆於養嘗搆堂而顏之曰奉貞求默齋色先生記以為承歡之所節婦晚亦有以自慰乃以疾卒享年四十有八子一人即鼎也徐氏諱某亦出其鄉世族性柔淑貞

静如其姑甚為姑所鍾愛凡起居言動亦惟其姑之命是順不敢違故垂没猶以得從其姑為安享年二十五子一人曰輔女二人皆幼二婦之没雖先後不同時然以節孝之名為其宗族鄉閭所悼惜悲憐一也銘曰

箕箒辭兮内教弛彼柏舟兮誰復擬惟傅氏兮有二美姑嫠居兮志不從媳哭姑兮與俱死株之陽兮佳山水合而葬之安所止表節與孝托銘謳有不知者觀於此

故大僕寺丞郭君墓表

正統八年正月二十六日陝西行太僕寺丞郭君晟卒
於靜海舟中其未卒前半月致書京師告所知曰晟以
年滿赴京急欲一面以釋數年瞻戀之懷值凍不得進
感疾喘疾彌留踰月未知所懷終可釋否惟執事念之
吾儕閱書惻然欲謀善醫往藥之而凍且解意其行李
當至以得少盡其拳拳未幾其子瑞衰經踵門以喪告
豈得不發予哀耶君諱晟字道昌以字行吉之安福人
為質秀朗極尚整飾所至居室庭徑器物無不雅於觀

其為子弟也父兄莫不能之及為父兄則子弟莫敢違其教理家之法森如也雖志傑特不能少挫於人然與人交無不善尤篤好客士大夫過其門輙具盛殽出美醖與酌酌必盡歡每張筵招客有不至至而不盡量飲君輙不樂雖家人子弟亦不得寧故飲其家者莫不醉自郡庠生升大學擢大理評事陞北京大僕丞所進益高而好客之意益盛鄉郡士赴春闈者恒主其家君必盛為之禮人多德之或賔衆費大而家給不足往往出

所愛銀器鬻錢以足之而禮意自若客亦莫知其故具見重於人多以此夫好客雖交道之事然周公作詩已有乾餱以愆之語則三代盛時民且有以吝於餼客獲罪者況後世耶此陳遵之投轄孔北海之樽酒不空所以為世美談使世世之人皆好客彼固不得專是名也然則好客如君豈今世所稀哉雖古人中亦不易得矣人豈得不重之耶君以嚴於共職忤當道遂有陝西之遷陝西大僕之署在平凉鄰邊苦寒之地君挈妻子行萬

里抵其所四顧無一相知可語者寂寥殊甚京師故僑遇人道平凉者輙令問馬韓王都平凉見自京師來者皆重君其國戚出君故邑者亦郭姓以故特加禮焉平居數饋而宴之出入則遣人送迎之有不安節則藥物皆自其府出又數命駕往視之其禮敬君猶君之於客故在職九年心常自慰且得忘其羈旅之情者皆王所賜也及卒縉紳文字有非金帛可購者皆不待請而為之作以暴白其行於世自非遺厚在人何足得此君生

洪武辛酉歷春秋六十有三考貴宗贈大理評事妣王氏贈孺人妻王氏封孺人子瑞女三人瑞將奉柩歸以是年月日葬其邑某鄉某里某原祭酒李公既具其歷官行事銘諸幽矣君子復謂君之仕為人所重遷不至於無聊没有以垂不朽者皆平生好客之報也予以為然用詳其事揭諸墓石庶覽者有所勸云

故武德將軍成都護衛千戶黄府君墓表

宣德九年三月二日成都左護衛千戶黄府君卒明年

正月四日其配宜人徐氏又卒卜以其年四月八日合葬於華陽縣安養鄉之原其孤嗣千户鉞以予方使蜀其子瑄實為王國所選以待予者以予必能表其先德來請曰先人窆有日矣於法得建六尺之碑墓道以為不朽圖今礱厥石已中法幸得執事賜文以鑱之其為不朽也孰加焉且鉞父子得奉睿教以親執事者皆先大人遺廕所及也圖先人不朽必於執事亦豈無所擇哉願勿有所辭予嘉其意而亟復使命未克副焉後三

年瑄來京師致父命如初而請益勤予亦追念舊故不可辭府君諱謙字克讓世為黄之羅田人祖某父某連没元季之亂府君以幼孤子負才有志為其季父萬户仁所愛洪武初仁死戰陣無肖嗣府君以故被録為金吾衛舍人從西平侯沐公克普定平雲南拔烏蒙擄大理以功授虎賁衛左所鎮撫北定元都出塞外復著勞勩選護蜀獻王之國陞成都護衛鎮撫奉職慎勤鞫讞明恕人用信服獻王謂其能舉為左所正千户秩正五

品爵至武德將軍而御士有恩與僚屬無忤色上下安之永樂中請老以鉞代優游散地十餘年得年七十九而卒宜人出江右名族女德婦行足為閨門中表率府君歷仕五十餘年未嘗妄取於人而家用恒有餘者以宜人相助有方也宜人之生少府君一歲而得年如府君子男五人長即鉞次鋭次鉉次鎧次鏞女一人適千户張福孫男七人長即瑄次璃次琳次珍次琪次琮次瑋孫女三人長適指揮僉事趙睽次適儀賓李亮為繼

室次適指揮僉事夏順府君雖身堅銳起家通顯然有善以澤其躬有勞以益於國有惠利以沾被其下人又得賢配以佐成其道可謂武臣中有德君子也其子若孫之蕃且盛不亦宜乎用表諸石使他日過者知其為有德者之墓焉

兩谿文集卷二十三

兩谿文集卷二十四

明　劉球　撰

傳

悠然先生傳

先生諱仕貆字伯貞姓劉氏其先本漢長沙定王子安成思侯之裔由儒科歷仕唐宋元朝為吉之安福望姓世家湯村有贈秘書監上騎都尉萬安郡伯曰聖功生

子四人競偉其仲閑與其兄沔陽太守聞弟武昌學正閱石門令閏俱以春秋應舉閑獨不偶退廣著述為吉袁諸學賔先生乃其子也先生蚤受諸父教能遊舉場遭紅巾亂安福為寇據有先生以元故臣不奉號寇將屠其家母張夫人度難全率羣女婦自沉淡潭以死獨先生械至寇所訊曰爾何恃而不我從先生知寇首先吏於沔陽公也應曰吾前沔陽守某諸子也豈汝從耶寇竟釋之避地邑南社洲故姓鎦氏舍以女遂家焉天

下既定於皇明先生以門地自負為倔强者所忌而致諸役卒見辱於邑少令張禧益奮於學字其齋曰悠然遊徒日衆稱之曰悠然先生洪武十五年詔舉賢良先生受禮幣入朝上策以求賢圖治以安生民之道即時條對其大要曰安民在於圖治圖治在於得賢賢才者致治安民之具也然取人之際自古為難取之以貌則美其容者或内行之未立考之以文則飽於學者或才用之不足辨之以識則達於務者或心術之多乖察之

以言則佞於詞者或力行之未逮汲之以望則隆其譽者或實德之尤病以是五者進人且曰不然况今郡縣進人皆外是五者惟求庸碌之流醫巫工卜之子以塞一時之責不虞後日之弊如是而欲望至治之興生民之安其將能乎臣愚以為任一人弟衆人之優劣於會考之中莫若任衆人别一人之臧否於分察之際自今學校歲貢生員宜令學官審其朋徒郡縣覆之學官其果經明行修然後升之禮部有司歲舉人才宜令縣令

審之鄉里郡守覆之縣令其果行藝淑精然後進之吏部其學官所貢有司所舉每得人則每録以為績每失人則每紀以為過績多來考者有陟過多來考者有降又厚禄賞以勵其廉正信刑罰以驚其奸墨則内外官舉得其人人皆稱其職治不圖美而美民不待安而安野無遺賢萬邦咸寧不在唐虞而在今日矣上是其言欲置諸近侍會朝有增設風憲分察郡邑之議先生遂授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察瓊之諸縣瓊在廣海外新内

附其地遠其民夷其習譎先生德以綏之刑以威之踰
年而奸盡發抑盡伸負逋輸役愁吟笑歌鬅羸皆巾服
操戈挾弩者且佩詩書大得民願先是分司涖瓊瓊人
輒致水土稀奇物為贄受則喜以為不忌已不受則懼
而進毒蠱先生一出誠心喻郤終不為害瓊山少令即
前在安福辱先生者謁見大慚怖先生遇之如他令令
退語人曰君子德量誠非庸見所能窺已而朝議省是
職以巡察他郡者坐法貶凡巡察者秩先生以是落為

長沙河泊使尋改東莞河泊道發憤種疾遭風掩舟以
没其同官張仕祥在側乞於官葬之鵶磯時洪武二十
三年六月得年五十八先生平生不務外飾故為文與
詩皆據事實去浮詞有悠然集十卷傳家其冢嗣勤為
詩大類其調度次寬次遜次恭舉不移其業遜之子疇
又嗣業春秋遊邑庠人謂先生所緼未盡施其後必大
贊曰余讀悠然集而知族祖學積之深故辭發之粹其
出而遭治主以敷獻其中之所有宜哉使得親左右日

被顧問必能裨治贊化大有功於時乃升尺落尋卒憤恨道亡不能不增重才者慨然嗣志有其人或者潤可施之後焉

拙隱翁傳

翁姓彭字啓原世為安福歷頭人少從諸父明初先生受理學業未卒而家多故持貲裝客外十五年足履宇内名都邑過半目歷古聞人遺跡所至必周名在江湖間既遠且著乃歸理土田以老其親哭其子晚喪厥視

遂宅別宇畜童奴婢供耕炊以自養量歲入之豐歉以厚薄其服食故不待外求而恒足人非其姻與好詩書率理道者莫與接接則服飾禮遇皆如能視時居閒自狀其行傳之後因別號拙隱翁翁之言曰天之賦能於人也不齊若位與禄則稱其能而差授之故隨其能之大小而上下其位與禄者天之道也苟位與禄浮於其能者天必致厥罰是以君子有辭尊而就卑辭富而就貧者遵若天也遵若天或可去其不能致其能焉夫拙

者能不足於已也能不足於已而隱居弗仕則於分安於天為不違吾誠樂而取之且吾少時嘗側觀夫羣貴富人矣有身未没而家喪者焉有没無子其妻妾改從人者焉有子孫庸不能立轉徙之他所者焉有子孫以不道陷刑而宅遂易主者焉有禍莫測其至而祀遂除者焉凡若此者不少豈皆無誤謬得之耶抑能不足而位禄過之故見罰於天也吾每悲之懼蹈其轍焉夫好富貴而疾貧窮者吾無異於人而能不逮人故寧衣布

羮藜而文繡粱肉弗敢顧寧舍茨藩棘而繪宇穹垣弗敢居欲以守吾分養吾拙於吾心無戚戚焉又曰能者食於人無能者食人居能無能之間者於人無取與而自食焉是誠拙而隱者之事吾悅從之無惑焉余聞其言復察其行非偽也誠履之有素也於是嘆曰介者有辨而不隨此其介者與知恥者於人無苟得此其知恥者歟順乎命者窮與達付之自然此其順於命者歟夫順於命而知恥且介非志德者不能也且其言足為世

之無能而富貴者警故為之傳以自恐焉

吟源釣者傳

岀安福之連嶺有源焉其流駃而石觸其聲鏗鏗鏘鏘若人吟咏然前聞人王瀘溪先生名之曰吟源有樂於釣者由廬陵來家之計壞之入足衣食其家也無外營焉惟喜讀書以求會其理趣於文辭不尚習焉早鰥不再偶日飲酒不問多少輙醉既醉輙卧卧起輙扶杖行歌漁父滄浪之詞若與吟源相倡和然因自號吟源釣

者然未嘗見其得魚焉人有謂曰夫釣必磯洄流棹廣淵利其鉤而美其餌然後魚可得今子之釣也水淺而清鈎與餌又弗具宜其魚之不可得釣者曰子豈若彼衆漁夫哉予豈汲汲於魚者哉夫人之心必有所繫然後慕不外故繫之以牧者臧也繫之以奕者商皓也繫之以卜者君平也繫之以棋者裴公也彼豈有所欲為而欲之哉亦惟假於彼以定其心耳子豈不能為世用而心欲有事焉特假於釣以繫之使心不逐慕於彼

富貴利達而常安其中魚之得不得何足較哉廼歌曰放輕綸兮漾清流不欲餌兮何用鈎心所安兮百不憂魚兮魚兮何心於必求人莫之知君子以其有張志和之高且謂世之釣利禄者果能如其無貪心則汙墨之患息矣釣者姓彭字景岳在廬陵為望家居吾安福復得隱所焉

醫者王以斌傳

居雜技可儕入士大夫家者莫醫若有姓王字以斌世

傳其業家廬陵弗甚著能稱自斌父有和以游藝來理
吾二親疾俱劻遂擅能醫名安福至斌而人益信用之
凡貴人大姓家莫不有斌跡市里童孺皆知斌名疾癘
非斌醫不信服斌藥不問傷風恚寒病熱濕凡百疾害
不竭命脉者皆可愈他醫歛手無敢爭斌利人問斌何
能使其藥之神也對曰斌非能神其藥也能識藥之能
不謬用之耳夫藥之品不下萬億而其能視其品又加
倍焉要必審其疾之須凉焉而命諸凉須燥焉而命諸

燥須宣焉補焉而命諸宣與補須薫烈瞑眩焉而命諸薫烈瞑眩皆無綠忒毫氂矣又當類其異同而分合焉權其重輕而加損焉時其生熟而煉製焉則於疾攻之為有力去之為甚易苟或知之不盡其能使之不中於症煉之不得其度佐之不以其倫涼焉而燠用之毒焉而良雜之則於疾也無以攻之而反助之無由去之而益滋之故用藥之際不可以不審也問者喜曰是則醫之任樂其猶拱秩者之任人乎其始也必察其才之優

劣內而宜為公卿大夫也而公卿大夫之宜為上中下士也而上中下士之外而宜為藩憲也而藩憲之宜為府州縣也而府州縣之宜為子司百執事也而子司百執事之而又嚴於大小考以別其殿最公於左右遷以為之勸沮則試之政而政理授之法而法舉何異良醫師於藥察之精用之當而病日消歟茍甄別之無其鑑任使之不以其器小才而大授焉尊德而畀役焉徒泛濫於簿稽之憑而因仍於資格之據則政圯法斁何異

常醫師於藥識之未盡用之失宜而病日以長歟斌謝曰得之哉他日斌過余誦之余嘉其言咸中道合為傳覬業醫職詮注者見而知所趨避

左衡鑑傳

左衡鑑諱璇安福金田人幼世父祖業為儒求春秋經世法於邑庠者二十餘年學通行立連以所能試鄉闈不得舉閒推以誨人人有被其澤者後由歲貢升國學家貧無所資惟擕一童俾傭櫛於市以取給僦舍僅容

桐服食澹如也然常閉戶讀書賦詩攻楷法若甚安焉無所營於外也故學益進居京師八年擢知海鹽縣在官衣服飲食如在國學時惟汲汲於興民利袪民患民之良者無不相賀以為得明宰其無良者仇之卒以懲奸致誣來京師疏以自白既得白而病沒旅寓得年五十一初衡鑑同里有劉侃友倫者少衡鑑四歲亦志於儒與衡鑑同侍前侍御退山胡先生具資性慧於衡鑑而慮謀不逮其見聞不多於衡鑑而文敏焉其為人則

皆雍雍肅肅謙約坦易可好不可惡也故並稱善其鄉衡鑑在邑庠挽友倫與俱故二人者出入必隨言論無不合功名事業皆期於成也及衡鑑不得舉而友倫得之人謂衡鑑必不樂衡鑑曰吾與友倫共學友倫之舉也我預有榮矣即請於有司旌其閭為經營其上春官道路費尤力時諸應舉者始焉莫不傾心決腹自比於親骨肉之相得一旦挫不得舉則視舉者若奪其有輒出怨言以相睚眦如仇讎有遂絶而不與交者獨衡鑑

於友倫欣然若此故君子不多友倫之舉而多衡鑑能
無媢疾焉其後友倫下第沒京師人多悲之然莫衡鑑
甚及衡鑑沒人悲之痛於友倫焉友倫無子衡鑑一子
曰繼周嗚呼古云作善降之百祥又曰天道無親惟善
是與若衡鑑友倫得非所謂善人耶皆連蹇不遂客死
千萬里之外天之於善人乃如是耶然古之人有聖如伯
夷死於餓賢如顏淵死於夭天道固有不齊也今百世
之下稱伯夷顏淵之仁無異辭者以有君子公論施於

文字間能壽其名信其所傳使不與彼之不德而富貴者俱至泯滅無聞猶足補天道所不及於萬一不然則為善者不懼必怠皆以善為不足為為之無益於巳之存亡也故傳衡鑑且及友倫見二人之善雖未食報當年然可稱之後世名於無窮庶幾為善者不惑焉

蔣仲良處士傳

錢塘蔣仲良處士沒杭人為予言仲良性質確雖家闤闠而言態脱然不為市井習惟好教子嘗曰聞世士大

夫居能文其言行儒其家出能取貴爵以顯當時名後世者皆自明經始擇天下之儒以為發身之資者未有先於經也惜吾少未之學老而思之無及矣吾子忠其承吾志以業之毋他慕焉忠欣然奉命遂令補弟子員郡庠從先生長者受易去則厚齋給俾隆事師禮歸則勤勤曉告以勵其進戒其惰早夜聞忠呻佔畢則憂以喜食以旨顏色詞氣無不良否則無樂也晚病怯謂忠曰醫言疾不可愈恐一日脈絶阻汝成成亦吾不及見

忠泣而解之退益力於學宣德乙卯忠得舉仲良曰可以少慰矣明年第進士仲良曰吾平生願遂矣即死地下何憾後數月竟不起初仲良之命忠也與之班者多非之曰經豈易為哉世有皓首誦之而不達者某子以經不若他藝易效盍改命之仲良執不惑及忠學通名遂仲良未嘗有矜語而非者見之輙垂首汗面退而怨其無良子又言仲良平居自奉泊以約有餘貲以周姻隣之乏者始與其弟仲明睦仲明沒嫁其遺孤女盡禮

其篤行為人稱者多類此余聞而心嘉之他日覩京師士大夫為仲良狀行銘墓而哀以辭往往與杭人之言合因詳著焉

贊曰春秋傳以人生齺丱不就師為父之罪則古之為父者未始不以教子問學為已責漢語且云遺子黄金滿籯不如教以一經猶知金不重於教也仲良志於教忠不顧人之非之有古之道焉卒致忠以經術名當世豈直籯金之遺哉彼非之者見而愧焉庶幾知悔矣然

歸怨其子不已晩乎

翰林柴廣敬傳

柴廣敬諱欽會稽餘姚人祖用中父伯玉皆早世母陶氏踵其姑跡力守節以不隕柴氏家聲廣敬九歲孤然得所仰給以就師問業不隳心於他技雜巧者母之力也年十二三時為詩文往往有長成人調度鄉前進器重之皆謂伯玉有子柴氏將復振矣尋入邑學為弟子員學友見其端重無戲態與辨疑義又能言人所未言

皆自喜以為交得人永樂癸未捧鄉書明年上春官第進士時太宗文皇帝初御極拳拳於作興儒術文士選進士中穎異之尤者二十八人象天之列宿使為庶吉士翰林欲其盡讀天下書必如古聞人之能以文名當世廣敬在列益感激奮勵務進其學窮日夜而書不絕聲累積之厚故施諸文也質而華汪洋而沉著不蹈襲陳腐而駸駸欲追古人輒跡尤善為賦每出一篇輒玩味人口會朝廷纂修大典徵天下遺書倩採摭廣敬進

言其師國學典薄趙撝謙訂聲音文字通可收録遂奉
命馳傳即其家取之既至京師與纂修職分修禮樂音
韻書日進退館閣勞心思於考索編著縉紳皆閲其勤
益其平生刻苦清勵出於天性然也卒以劬悴致疾歿
歿時年三十六乃永樂丙戌七月十日也京師士大夫
不問交不交者莫不惜之為之友皆曰不幸失此篤孝
義友也或曰閩廣敬兒時無一飲食敢先於其親長順
母夫人志無遠近無不得其歡垂絶時猶拊床曰恨不

及終吾老母養又囑其子曰爾歸其善事祖母則誠孝矣未知其義也其友曰趙典籍先生以學官沒嶺表其子夭死無後廣敬爲經紀其葬及在翰林又狀其行懇詞盡禮乞表其墓於學士解先生近世師友義薄獨廣敬能惇而厚之非篤於義者能是歟或人嘆曰傷哉天何喪斯人之速使不得久爲世範以振起乎流俗哉廣敬娶虞氏生子曰衡曰約廣敬沒十餘年其從子蘭舉進士爲中書舍人吏部主事能纘其緒業云

贊曰語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不亦信乎當朝廷以追古文學期望二十八人之時廣敬以粹然之資游泯以清闢邪以正汲汲乎行義之立不但其學淹貫而文鏗鏘潤澤足為儔輩推讓而已其後天下治與文洽則自二十八人出而任方岳執朝政列侍從之職者皆卓然為時名臣以廣敬之厚抱負乃不及任一官粗試諸用而早没使其不没至今所施必不在人下然則廣敬抱負厚於人而壽不長於人功名事業不如人者豈非繫

於命歟繫於天歟

歸田老人傳

老人楊姓李安名懷忠其字也年踰六十得致景陵縣事還故廬又號歸田老人焉老人少負才氣遇鄉豪右亢亢不能下人亦甚重之既自邑庠升國學刮磋滌磨十數年泯然失其故態而所負者乃裕於初始擢景陵時前為是宰者率汙昧不能自樹遇上司人至輙賦民財賄以為自免計由是人以景陵為貨區動輙必有所

需馬邑巨猾復相附結爲民擾老人知其故即不偕妻孥往惟以弱僕自隨至則日用飲食悉從儉約公私無毫髮取於民上司人至雖百取之無所得則目之曰冷水楊巨猾之肆惡不悛者悉繩以法不少貸則又目之曰鐵面楊老人益堅所執不少變其郡佐之尤貪者惡其妨已以計搆之巡撫使事下憲司掌憲事者直老人而黜郡佐老人遂得大行其志以洗邑之故弊督民士勸農講學邑俗女許嫁者必厚索其夫家聘貲而後遣

故貧人男女往往年四五十而婚不得成老人下令限
貧民婚嫁儀物各有定數不得過厚其許嫁女之年過
二十無故不行者罪其父兄不朞年貧民久不得成之
婚畢以千計老人閔其邑土濵湖多水患令民以閒暇
築為堅防通其水道使外有所捍内有所洩由是旱澇
有備民得康居以収漁稼之利其為民福類是者衆故
在職七年民無貧富者皆懐之部使者至輙以賢大尹
稱焉少師廬陵楊公於人重許可亦於他人文字中稱

其廉正不阿人意其進用有日矣既而老人以病連疏於朝乞謝事命下潘臬驗之民恐其去而失所字也羣走二司乞留焉竟不得行明年上計京師堅以病告知已以當進秩勉其留老人以為雖得髙官有厚禄無能減其病也懇懇以不堪職為言遂得解而歸歸時囊槖罄然道路之費悉取之家故廬在安福横磐有美田園亭池足自適有佳子姪十數人足承其志老人歸而遊息觴詠其間為樂尚可涯哉

兩谿劉球贊曰嘗觀前史道古賢者為令能子其民而民亦莫不父母之切慕其人不可復見及見老人為景陵甚得民懷意其庶幾古賢令之烈焉其潔身而去畧不以仕禄為心雖古恬退君子又何尚哉世之人進無能為而退又不勇者聞老人之風亦可汗顏而動心也

鈍生傳

有困於為學號鈍生者鍾姓誠名字九思世為廬陵儒族遭世變落其家聲生孤於襁褓中年幾晬母凡感於

推星命者言托生其姻家兒夫闗姻家以賈販處生年十八猶未得就學生客江湖以不識字為人慢揑心不平甚私訴其母母曰我之過也即歸生就師學自是窮日夜雖寒嚴暑酷無非學時羣遊獨居皆其學處遇人勢逼貨壓面慢舌侮益奮於學承人誘掖奬進必思加學見人能高而宦通輒慕而勵於學舒夷愉懌窮悴勦憊悲愁懮悗而學不輟遇事急遽臨難顛蹶而學必在念如是者六七年更三師猶不自足持書去遊沔漢間

遇博識厚藏之士輙下拜問業辨惑每有得永樂癸卯秋寓試湖廣遂偕計吏上春官不得志歸勤於學六年再往得滎縣教諭國史潘文奎先生嘗言可與善交際可與託患難可與退强暴者生也或知生而未詳者曰生恭其人貌與心一與人言温温懇懇不巧不暴人皆悅之於交際固善矣然優於德而劣於能患難之託强暴之退吾未見其可也潘先生曰生之初師病癘館下也館人皆避之獨生留侍藥不去比死治歛葬益盡心

其後師解積高坐學士縉黨在縶親故不敢近生為經紀其逢費尤勤遂連下獄苦刑罰而色不怨以故為贈都御史胡敬方先生授之經豈患難不可託哉生之赴春官也道宿遇羣寇至衆甚恐生從容語寇曰吾輩皆赴試京師餘物無所顧所資者書幸存之寇因慙謝置其所取而去豈强暴不能退哉或人曰患難可託仁之施也强暴可退義之所感也生之學廼有以增其能歟教一邑未足盡其施也殆將大於用焉生長余一歲其

失意春官歸也冐風雪走百餘里詣余講春秋執弟子禮甚虔余授人衆矣未有篤好如生者生之性不慧於人就學又晚於人而功遂軼於人者其志奮其力勤也世之人有困於孤安於不競不知苦心力學以自拔者固愧於生亦有八歲上學十歲就外傅中晝不進以至老死無聞者尤愧於生至有恃父兄富貴自暴棄不學甘心於毀衣冠以伍甿隷者又大愧於生若生之自樹振誠所謂生於憂患者也為之傳使世之務強於學者

有所勸焉

蕭節婦傳

蕭節婦者安福楊溪劉氏女赤谷蕭懋廣之妻也劉為其里名家蕭本宋大師魏國公燧之族世有閥閱節婦歸蕭時年十八後三年生子紹芳僅數月懋廣以疾没節婦誓必撫子以奉蕭氏祀不他適未幾家大疫紹芳病幾死節婦抱之哭以禱於神曰未亡人不敢即從夫子於地下者以有是兒可鞠以為夫子後嗣托也設神

欲斃之則未亡人何忍獨活以重夫子憾於九原耶幸捨是兒移罪譴於未亡人之身則誠所甘心不敢避聞者悲之紹芳亦隨瘳節婦撫育教戒之無不盡心紹芳方克自立而遭非辜並妻周氏俱沒官死其遺孤子暹甫六歲升甫四歲節婦又皆撫教之如紹芳焉初節婦哭懋廣時其家兄弟已析爨而幼弟妹四人猶鞠於節婦後懋堅以不任公家役破產節婦曰役者同籍人所共豈可以負弟一人即割己田以資之感激諸弟復共

爨內事無大小惟節婦主之節婦益勤織作督孳畜助理其家至充裕其夫之弟妹姪賴以婚者七人嫁者五人葬者八人內外莫不賢之今節婦年逾七十暹兄弟俱能力家嘗作貞壽堂以奉其養得學士大夫詩文頌其德也甚詳節婦平昔憂悲困苦之懷晚亦稍自慰焉兩谿劉球曰世稱婦人不再醮惟共女事以寧其夫家劉氏益有矣況聞其妯娌間有阮氏者其宗兄子羽妻也有歐陽氏者其再從弟習敬妻也皆年未二十哭其

夫而守志之堅不下劉氏吾鄉貞節之婦素多而蕭氏一門兄弟之妻有三人焉則又盛矣使遇良有司能旌德善以厲俗則表以為三節之門也何忝哉惜其未遇而三節已沒其二今存而其事可考者惟劉氏一人因具諸篇以為世之孀婦勸

兩谿文集卷二十四

後序

僚友廣東參政安成劉公伏德以其尊府忠愍兩谿先生平生所為文鍥梓以傳世先生蓋余試禮部時同考官也宿德厚望已為天下所欣慕繼而死忠又赫然為天下所景仰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今觀先生之文皆自其胸中浩然之氣發而為忠義正大之詞豐縟而不失之泛簡約而不失之略寄至味於平澹寓纖穠於高古視彼

夸毘無實大言無當者奚啻霄壤信乎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矣伏德以余為先生所取士又嘗為言刻板既成謂不可無一言謹論列如此若夫先生之平生履歷出處大節則有彭劉兩閣老之文在益足以信後傳遠晚生末學毋庸贅為成化庚寅冬十月朔旦正統壬戌進士正奉大夫廣東左布政使江浦張瑄謹題

天理之在人心與二氣五行同運而不息也誠能明而
體之蓄而發之為德業為文章必光明渾厚並日星之
照臨河嶽之流峙矣豈浮夸險怪者可同耶此余於忠
愍劉公文集有見焉公文若干卷厥子仗德仗和已鋟
諸梓播傳於世世之人仰其德而誦其文者固若睹日
星而瞻河嶽信其傳之悠久也獨夷考其迹而於公之
身用舍存亡之際有感蓋公宣德間主事儀部正統初
東里楊先生薦之入講經筵預修國史當時百職並舉

民生用遂海宇乂安而先生壽考令終子孫蒙其慶天下高其風福之及於家國也大矣逮公以直言時政死權奸之手㝠中無聊之徒競致通顯未幾兵戈四起民受荼毒奸臣害公者卒戮於兵宗族俱就夷滅禍之及於身家者亦大矣似公有以禍福之公非能禍福人也公之身天理所存也蔫之者惠迪故吉也害之者從逆故凶也愚既幸誦公之文又幸托處鄉郡辱交仗德兄弟而知公用舍存亡之迹爲詳故敢書此於卷末並繫

區區所感云時成化庚寅冬十月朔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廣東按察司僉事奉勅提督學政鄉生新喻胡榮謹識